

《父親的手》 說的好聽

丘引
◎ 旅美文字工作者

第一次在美國國家公共電台（NPR）聽到主持人採訪麥倫·尤伯格（Myron Uhlberg）有關他的傳記《父親的手》（*Hands of My Father*）時，我的心情非常的激動。之所以激動的原因有多重，第一是書名，不是說父親的手有多細緻或多粗糙，而是父親的語言透過他的手表達出來。第二是，對多數人來說，聽障的無聲世界是陌生的，是恐懼的（因為不懂，所以害怕），因此，無形中就對人失禮了，或無知的以為自覺高人一等。第三是，我童年的鄰居也是親戚之一，也是聽障。雖然我們的年紀相近，但論輩不論歲，所以，依據傳統，我還得叫他一聲舅舅，他是我媽媽的叔叔的小兒子。他和我不是玩伴，因為他從小得離家到臺南的啓聰學校就讀，但我們兩人感情很密切，一直是好朋友。就我所知，在我們村莊或親戚中，我是他唯一的朋友。我沒有學過手語，但我們之間溝通沒有障礙。我們每次比手劃腳，再加上筆談，還有他的觀念開放，所以我們從無距離。這麼近距離的一個好朋友，讓我和聽障的世界沒太大距離。至今，我仍然愛極他刻的字，刀刀雋美有力，氣魄磅礴。因此，在閱讀《父親的手》時，感覺特別的親切。



· 《父親的手》中文版封面。

《父親的手》由美國藍燈書屋集團出版；中文版由大家出版社出版。作者是美國猶太裔童書作家麥倫·尤伯格。他的作品從2000年開始陸續出版，計有《瘋狗麥格勞》（*Mad Dog McGraw*, 2000），《傻子雷姆爾》（*Lemuel the Fool*, 2001），《飛越布魯克林》（*Flying Over Brooklyn*, 2003），《爸爸、賈奇和我》（*Dad, Jackie, and Me*, 2010），及《父親的手》。

書的開頭，麥倫·尤伯格劈頭就說，我的第一語言是手語。對一個「正常人」來說，這是相當震撼的。學了手語後，爸爸給麥倫·尤伯格買了一臺收音機，他從收音機學了英文。這樣的學語言過程，很像是臺灣人在臺灣學習英文，透過 ICRT 電臺學英語一樣。因此，麥倫·尤伯格在學習語言的方面，如同外國人學習英文，沒有一點僥倖。



從小，麥倫·尤伯格就活在兩個世界裡。一個是家的無聲世界，也是父母的手語世界；一個是外在的有聲世界，也就是我們普通人的語言世界。也因此，麥倫·尤伯格小小的年紀，就擔任父母對外的翻譯。翻譯，對大人來說都難，何況對一個才六歲的孩子，尤其翻譯的還是手語，一種形狀的世界，一種需要極為專注的看著對方，絲毫馬虎不得的。

麥倫·尤伯格的父母不是先天的聽障，而是生病後失去聽的能力。當然，他們的命運從此改變。幸運的是，他們都在啓聰學校受了教育，由此得到了就業的能力，也就有了經濟的獨立能力。由於夫妻都是聽障者，因此，雙方的父母反對他們生育。反對的理由很簡單，也很無知，但也能體會父母內心的恐懼，也就是深怕聽障夫妻生出聽障下一代，因此，在麥倫·尤伯格出生後，媽媽娘家的人每到週末就全家出動，鍋碗瓢盆的猛敲，直到孩子嚇哭了，大人才滿意的停止荒唐的舉動。他們認為孩子哭了，表示孩子聽見了，也證明孩子不是聽障者。我的聽障舅舅和他的聽障太太也生育了三個正常孩子，我從沒想過他的家人是否曾經擔心過他們夫妻會生下聽障孩子否？可惜我也因居住離他們太遠，無從知道他們是如何和他們的正常孩子溝通的。不過，這對聽障夫妻也真聰明，把嬰兒和媽媽之間連線綁著，以便夜間嬰兒哭了，媽媽得以即時起床給孩子換尿褲或檢查孩子的狀況。到了老二，聽障媽媽把夜間照顧嬰兒的責任交棒給還是兒童的作者擔任，因為他聽得見嬰兒的哭聲。即便如此，因為弟弟從小有癲癇症狀，對這樣的家庭危機重重，對作者的挑戰性更加嚴重，連在外玩耍時，隨時得注意弟弟癲癇是否病發。

麥倫·尤伯格於1933年出生，正逢美國的經濟大蕭條時期。在那樣的年代，許多美國人陷入破產、失業、無家可歸、靠救濟的日子，他的父親因為在報社印刷部門工作，有收入，得以買世界博覽會的門票帶著才六歲的麥倫·尤伯格參觀。由此可見，聽障父親的世界其實不小。

聽障者的人權受到漠視或威脅究竟有多少，無從得知，但從作者在書中的描述，如在家禽店購買雞肉時，麥倫·尤伯格的父親要他告訴賣肉的賀門先生，「我們今天要買一隻肥肥的雞時」，對方不但無視於他們的存在，明明輪到他們了，還要他們排隊到最後面。賣肉的一番侮辱的話，小小年紀的麥倫·尤伯格沒有直接翻譯給爸爸，但敏感的爸爸也感受到那股敵意，而他再翻譯爸爸的話給對方時，也是委婉。這樣的翻譯，對這麼小年紀的孩子來說，不只是翻譯的問題，還得面臨大人世界的爾虞我詐和暴力下的心理壓力和尷尬處境。這樣的現象，在父親帶他到百貨公司買衣服時，一再地重複出現。那些靠業績生存的售貨員看到聽障的父親帶著孩子來紛紛走避，也的確讓孩子難堪不已。

不只如此，鄰居也不是直呼其名，或稱呼某某先生或某某女士，而是以「3A 公寓聾人那家」取代。有一次，作者的父親帶他到工作的報社去，爸爸的同事粗魯的質問，怎麼聾人會有正常的孩子，而且還在背後批評他的父親是笨蛋……，這種對比自己弱小的人的暴力，實在殘忍不堪。

當親師會時，爸爸到教室來和老師開會。被開會的對象是兒子，也是爸爸的翻譯者，是作者本身，這更叫麥倫·尤伯格皮皮挫，尤其老師說他是好學生，但有嚴重的行為問題時，他不


得不斗膽的對父親唬爛，卻無法唬弄睿智的父親，真是叫人嚇出一身冷汗。

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，晚餐後，當媽媽正在洗碗，爸爸就在廚房的餐桌上為兩個兒子用手說新聞，對兒子們來說，他們是「看新聞」，看著爸爸的手在播報新聞。聽障的爸爸，在那樣的年代，做的親子教育工作，都比現代的很多父親做得還多，也著實叫我們敬佩。

在無聲的家庭裡，出現了聲音時，又怎麼辦？當麥倫·尤伯格還是稚齡時，有一天半夜，他聽見一種怪聲音，加上媽媽的呻吟和喘息聲，他立即衝入父母的房間，看到爸爸壓在媽媽的身上，麥倫·尤伯格以為爸爸在欺負媽媽，他生氣的要拉開爸爸。爸爸適時的給他上了一堂性教育課，說那是很美妙，很快樂的。真是智慧啊！

在無聲世界裡成長，麥倫·尤伯格像是三明治，也像是橋樑，讓父親和外在有聲世界得以跨越。但也因為超齡，他的早熟逼得他想逃避家裡賦予他的沈重責任，也想逃避被同儕或街上頑童的嘲弄，因此，公寓的屋頂成為他的天堂，一個不折不扣，可以逐夢，可以回歸兒童本色的樂園。他的挫折感，也在高中的橄欖球隊擔任橄欖球員時解除，並在父親和兒子之間，連結出一道更堅固的愛之橋，有如破繭而出。

《父親的手》提供給在有聲世界的我們一個更廣大的省思空間。這本書非常適合親子共讀，共同討論，也適合各種讀書會和企業團體聚會之用，就像美國公共電臺的空中讀書會一樣，在採訪作者麥倫·尤伯格時，也讓聽眾 Call-in，討論他們的看法或是他們有家庭成員是聽障人，如何溝通，如何理解。

畢竟，這是一個多元的時代，我們不只需要包容不同的族群，不分客家、閩南，也不分本省、外省，更不分漢人、原住民，也不分外籍新娘（其實這名稱本身帶有很嚴重的歧視味道）或新臺灣之子，抑或聽障或聽者、視障或……當然不分教育程度高或低，我們都應該學習如何認識自己，接受自己，同時也認識不同族群的人，並接納與自己不一樣的人。《父親的手》給了我們一個很好的機會，不論是懺悔也好，道歉也行，更重要的是，接納他們。就像作者的父親對作者談到他的黑人棒球偶像明星 Jackie Robinson 時，語重心長的說，「對聽障的人很辛苦。對黑人也很辛苦（注）。我們隨時都要抗戰。沒有一刻歇息，從不！那是很傷心的。」

注釋

- 美國黑人在西非被歐洲白人抓到奴隸船送達美洲後，曾經被長期奴役，連出生的孩子也是奴隸，直到林肯解放奴隸時，也還不自由。

延伸閱讀

- Myron Uhlberg (2009). *Hands of my father: a hearing boy, his deaf parents, and the language of love*. New York: Bantam Books.
- 麥倫·尤伯格著（2011）。父親的手：一個男孩，他的失聰父母以及愛的語言（謝維玲譯）。新北市新店區：大家出版。